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續集目錄

卷一

序

墓表

記

存素堂文續集卷一 戊辰年

法式善著

序

陳芝房進士詩集序

陳芝房進士博雅君子也余因王惕甫識其人登第後需次國子監官余忝爲祭酒時時過余余輯科名掌故二書未就軼聞逸簡浙江詢自戴菔塘奉常者居多江南則芝房日有裨益余始於王惕甫齋中讀其詩清駿拔俗未果鈔也以爲遲之十年廿年必更有進余意如是芝房意亦如是相親密若芝房鈔其詩何難而竟不然芝房死寄書惕甫索其詩不得悔且恨焉今年春夏間屢接陳主事稽亭講求作古文法因索其詩蘄不予曰余詩遠不逮吾家

芝房實遺彼而取余芝房久住京師先生曾未識之耶遂出芝房詩乞勘定余喜出望外夫一詩也日見之而不及鈔之及鈔之而又不能得之與夫不意得之而竟得之者皆天也芝房湛深經術博通史籍尤留意先民遺行瑣語口述手畫情狀如見初不計其僅以詩傳也而稽亭僅傳其詩而余亦僅傳其詩悲夫

陳稽亭曰俯仰今昔感慨殆有餘味僕嘗為同年三進士傳載芝房崖略而不能詳得此文足以傳芝房矣

吳穀人曰波瀾層折亦是廬陵家法

退滋齋詩集序

乾隆癸卯余官司業坐彝倫堂課三舍生詩謝君梅農時官助教擬詩先就傳觀堂上下咸推服為絕詣蓋斯時梅

農以詩名天下者已十餘年矣余間有所作必乞勘定梅農遂引為知已

辟廱殿成梅農歌詠揚詡酌古準今作為文章載在典册余既遷庶子去而梅農亦就外職佐郡楚北大府賢之軍書草檄多出其手余私心計之曰梅農將無暇為詩矣為之亦必不能如在太學日之工且多既而賊平敘功梅農得晉官余又私心計之曰梅農將有暇為詩矣為之必能如在太學日之工且多而孰意其無暇為而竟為宜為之而又不及為耶余緝朋舊遺詩僅存梅農一兩章新安曹尚書告余曰梅農死矣無後惟詩具在詩在梅農不死因借其全集歸披覽卒業大約根柢深蘊釀厚入楚以後諸篇悲壯蒼涼尤為雄傑因嘆戎馬倉皇間不廢風雅者學

也人也功成受上賞忽焉殂謝者命也天也人可知天不可知也其惟存其詩以存其人乎

陳稽亭曰每論定一集必詳加品藻其人在焉呼之欲出念舊之誼重可感夫

吳縠人曰余與梅農交三十年矣當戊戌己亥間余寓米市街梅農館韋約軒前輩聽雨樓所居既邇倡和極樂而其爲人也醇雅敦摯故交久益親後梅農以佐郡赴楚去但聞其贊軍事甚勤其敘勞又甚遲度必至京師可以一見曾不意其遽至于死死且無後即遺稿亦不知其流失何處矣每思之輒惘惘終日今讀此文始知其集固尚在人間既幸詩之得傳而并快斯文之先有以傳梅農也

蘿月軒詩集序

乾隆三十四五年間余讀書僧寺錢唐孝廉張凱擕其弟

子詩至相與評泊贊嘆弗休詢其年方稺也筆則凌厲心
奇其人後交洽亭乃識爲閬峰作遂得盡窺所著述張孝
廉向攜示者特觧甲耳閬峰後余一年入詞館誼益親往
來酬唱益密同官學士同爲講官切磋砥礪善相勸過相
規于于如也閬峰受
特達知官少宰入直
南齋職業清要不復時時過從然退直稍暇折柬招呼煮
茗說詩流連於蘿月軒燈昏爐火且盡商搉句法反覆推
勘稿屢易別後遣僕馳書樓鐘三四轉叩余門仍有所問
難臨歿前二日余往視病執余手曰余詩未成就奈何善
爲余隱其短蓋好學深思不自滿假世罕有及者閬峰外
寬而內嚴臨事銳而用心細一言一動不肯苟且而詩尤屬

意集甚富治亭自江南節署寄書謂余曰子其汰之使閬峰必傳嗚呼閬峰之傳有餘於詩之外者矣區區文字未務未能限閬峰也而文字之足傳已如是焉後之人安得不重其人以重其文歟

陳稽亭曰余鄉試實出治亭尚書門顧性懶惰在京師未數數晉謁至閬峰侍郎則生平未嘗一見陳員外敘文為言侍郎高峻絕塵清操自勵陳君質直當不我欺得此序言足以傳侍郎矣

試墨齋詩集序

試墨齋遺詩一卷大興前翟舒子展先生手草也先生中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選翰林授檢討五十四年分校禮闈得士稱盛後遂終于官先生孫位以名孝廉遊學大江南北文藻輝映一時不忘淵源自出奉先生手稿乞余勘定

謀授梓余惟先生詩載在沈尚書别裁集者久爲士林傳
誦其他佳篇散佚過半今所存僅僅如是不有賢子孫收
拾于蠹殘鼠嚼之餘則此數十年精氣不且淪散乎近年
滇黔西粤僻在邊徼章縫之士沐浴太平淑躬
文教爭自濯磨又得李松甫袁蘇亭傅竹莊數君子提唱
之抉隱闡幽彚輯成書風俗丕變况我
畿輔之地沿燕趙遺風悲歌慷慨使酒挾劒奇氣欝勃皆
能摇撼星斗鏤刻腎肝也朱文正紀文達兩相公朱竹君
翁覃溪兩學士王芥子李文園邊秋崖戈芥舟諸先輩余
皆獲侍其杖履聞所議論東南人士無不奉爲依歸生平
著述膾炙人口惜無人發凡起例勒成卷帙如松甫蘇亭
竹莊耳玆集梓成孝廉倦遊歸里開選樓洗滌筆硯馳書

四方約同志三五人搜羅探討在朝在野遺文剩句諒不尠也余方以此事日往來于心當傾筐篚所藏以附益之如元遺山之於商右司平叔矣

陳稽亭曰少時覽陳伯璣詩慰舞集有序或用他人之作或自爲論譔皆古雅可愛讀茲文庶幾遇之

尚絅堂詩集序

余不獲與醇甫坐石鼓下分題課詩得佳句輒歡笑叫呼者十三四年矣今年醇甫應禮部試來京適余悼亡醇甫唁余於詩龕出尚絅堂詩集四十卷乞勘定乃盡窺其生平蘊蓄並得近年棲泊羇旅艱苦情狀扼腕者久之禮闈榜發醇甫爲舉首報罷者胥翕然推服無間言私心慰藉於時醇甫年四十七矣目眊書字不能工抑置二甲選入

翰林重宿望也余因而感焉方醇甫與莫王陳盧諸君子鼓篋橋門也醇甫詩筆秀麗六舍生望之爲高才爲雲霞中人制藝文戛戛獨造與莫子翱翔馳騁乃造物若或抑之且久抑之而後顯其名于天下將以老其才與今其詩具在少作明艷之篇居多肄業太學以後則沈博矣放浪江湖以後則排戛矣玆則清遒駿邁以快厲之筆達幽隱之思如水銀瀉地天馬行空矣應試之作尤工學少陵而不爲少陵所囿所謂屬對詮題别有神解集中未載異日另本單行可也醇甫與莫子齒相若才相亞莫子擢上第衡文四方藝林奉爲宗匠而醇甫以相門子青衫彳亍于隘巷荻廬低首下心三黜于有司而後遇可謂窮矣雖然其遇窮矣其氣未始窮也常郡故多詩人黄仲則

死洪稚存秦小峴孫淵如趙味辛楊蓉裳呂叔訥皆與余遊好余皆嘗論定其詩如醇甫者葢在數子之間乎

陳稽亭曰深情遠致俯仰低徊歐陽公集中有數文字

吳蘭雪曰芙初以詩文受知于先生者最早故論稱皆確當有據至于用筆之纏綿悱惻則感人心深矣

恩福堂詩集序

余幼喜講聲律泛覽百家苦無歸宿庚子年登第出德文莊公門公固深於詩者也因得聞由博返約之論退而取杜少陵集及王新城五七言古詩選究其旨趣皆與文莊公合由是稍稍會悟公有所作毎命和之時院長英公方髫齔識奇字解韻語分題命筆余亦莫之能先而院長固喜就余論說以發明文莊公之秘奥忽忽三十年余老且

病愧不能闡揚師教而院長以文章受
特達知政事之暇肆力風雅忠愛之思清刻之致不假强
爲軒揚乎紙上一官一集㸌爲若干卷斯眞能衍文莊公
之詩教者矣迴憶豐臺廢園看芍藥花憩農家煮茗聯吟
西山榛莽中尋退翁亭舊址飲泉水就石壁題詩歸而錄
爲帙呈文莊公一一品定恍前日事耳而院長珥筆天上
賡歌颺拜對揚
天子休命出使四方慰勞民閒疾苦不皆趨庭之訓有以
基之乎茲集斷自癸丑登第以後摹雲繪日之鴻篇若會
昌一品集者船山左田書農蘭雪諸君皆能親切言之至
於溯所自出歸美於我文莊公之詩教區區固不敢多讓
矣

李畬生曰立言最得大體昌黎之以須以規也

陳稽亭曰全於頓挫處出精神照應處見義例的是作家

吳蘭雪曰余嘗襆被恩福堂之西軒者三閱月官保全集粗校一過未及跋識讀此乃先獲余心

墓表

耿處士墓表

處士襄城人諱奇標字篤生先世稷山人明初徙河南父習吉官國子監典簿處士兩試有司不得意援例貢成均典簿君以老疾廢家事悉委處士處士既任家事和睦族黨爲務掃塋祭先必誠必敬教族人無少長皆崇禮教不使有訴訐聲急病讓夷汲汲如不及當鄖襄亂民擾楚豫閒凡官運糧餉有資於民者處士身爲衆人先葢忠信出

於天性然也平居誡諸子曰讀書以明理立品非僅科第計也與爲強悍寧爲文弱與爲機械寧爲質訥蓋其言質而意不在於急功近名趨利避害也如此嗚呼使人人皆能勉處士所爲犯上作亂之風有不泯而禮讓仁厚之習有不成乎余故於處士他善事皆略焉而表是以爲世法至其族系子姓詳于墓誌茲不著

秦小峴曰簡古峭勁荊公法也

記

重修李文正公墓祠記

墓祠修于嘉慶六年春倡議者余而始終其事者謝薌泉振定也七八年來垣墉多爲秋雨損壞宜繕葺山童地空宜樹槐柳榆杏雜木于陂陀左右爲蔭庇距溝渠遠汲灌

塗墍皆艱士人以黎井請意甚善商之鄉泉鄭泉適病善化表太史名曜者誠篤士也約其鄉人陶君章溈張君學程度其原隰畫其經費任其勞怨一如謝君志閱若干日工成增屋若干井一樹若干其出貲若干皆宜書名于後爲行善者勸而法式善文以記之時嘉慶某年月日也

陳稽亭曰修潔簡峭似柳子厚

跋

明萬歷二十五年順天鄉試錄殘本跋

鄉會試錄暨齒錄各書近世有科目家罕有存者蓋非入廢券棄帳雜燒之即束置高閣飽蟫鼠而已間有賢子孫知加寶護什襲以藏外人復艱於觀覽余輯清祕述聞雖近百餘年牘腋逸乘零落如晨星矧數百年以上哉偶於

老嫗補窗破紙中檢出殘葉計三十有九番爲有明神廟
二十有五年順天鄉試齒錄閱其所載殆刻於丁酉後十
六七年或懷舊者之所爲非若近時劂匠榜下所輯售復
有墨識數處當啟禎間瓜葛此錄者偶相憶綴爾若周道
登王舜鼎邵景堯諸人或登顯官或擢上第咸足以資考
證惜其破缺不完也曩刻科名掌故詳及字號人多疑之
他日或根是有所著將復誤予以疑人者其在此殘表與

陳稽亭曰周道登曾爲相而相業無足觀世人幾不知其名氏讀此

曷勝慨然

吳蘭雪曰末數語最澹宕

惟清齋石墨跋

治亭尚書翰墨北方學者久奉爲楷模近年大江南北得

其片楮珍如球璧特尚書負荷日重河務尤瘁心力不復留意文字矣求書益難江南老友錢梅溪工六法所刻詒晉齋帖風行海内復得尚書臨摹數種勒諸石而以篇幅略少爲歉戊辰冬券驢訪友長安過余齋見尚書贈答竿牘頗多謀借歸上石且許甄綜原札裝成卷軸見貽甚盛舉也余與尚書三十年交好千里睽違棖觸舊遊每一披覽輒摩挲不能已梅溪重其手蹟鐫爲石墨之華供人間秘玩則我二人之精神不且藉梅溪以傳乎余甚慰焉因樂爲跋之以堅其願

吳蘭雪曰尺幅閒波起雲興屈折無數皆於隋唐人畫境中遇之何復得諸此文

石倉十二代詩選跋

四庫全書提要云石倉歷代詩選五百六卷學佺工詩去取頗有別裁其明詩分初集次集千頃堂書目尚有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三百八十四卷今佚禮邸委校勘者則一千七百四十八卷較四庫所收多至千餘卷矣古逸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元詩五十卷明詩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三集一百卷四集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七集一百卷八集一百零一卷九集十一冊十集四冊續集十冊再續集九冊三續集五冊三四續集一冊四五續集一冊五續集三冊五六續集一冊南直集八冊浙集八冊閩集八冊社集十冊楚集四冊川集一冊江西集一冊陝西集一冊河南集一冊九集後不分卷以冊代卷其曰三四續四五續五六續義例難通而雕鐫完好

刷印清楚自是閩中初搨精本余時方校補新安二吳氏料名書僅錄十九家而止詩之正變升降書之錯雜蹐駁未及論也書歸十日而禮邸有回祿之變此書不可知矣後有輯明代詩者不可不于此書留意故詳著其篇目以待考

陳稽亭曰繁衍處頗有關係存此以待考核

李審生曰足補明史藝文志表揚之功大矣

書後

明狀元圖考附三及第會元詩書後

余承纂本朝詞林典故因及明代佚書見吳立性吳承恩有狀元圖考之刻而附錄三及第會元詩世所罕覯既嘉其足資

考證而又病其闕略欲增補之適禮邸以曹石倉十二代
詩選委校勘雜亂冗蔓儘可芟汰然遺文賸句在在而有
甄錄十九家亦世所罕覩者也鈔成二鉅帙補二吳氏所
未備復馳書四方學使訪諸學官並弟子員零星郵寄日
有所益其人應增而其詩未入者則俞憲百家詩宋宏之
四明風雅朱隗明詩平論
御選明詩朱彝尊明詩綜施何牧明詩去浮趙瑾晉風選
汪森粵西詩載施閏章宛雅李嗣鄴甬上耆舊詩沈季友
檇李詩繫宋弼山左詩鈔顧光旭梁溪詩鈔吳玉搢山陽
耆舊詩吳定璋七十二峰足徵集王昶青浦詩傳朱炎金
華詩錄汪學金婁東詩派曾燠江西詩徵及家藏西墅集
紫墟集戒菴集居業編占星堂集等書皆因篇帙浩繁且

在簏笥不急鈔也姑列其名目他日有所編輯當就此衍爲體例詳爲敘次幷其人之生平事蹟勒成一代之書非專講聲律已嗟乎科名世所重也三及第會元世所尤重也閱今三四百年或不能舉其姓氏矣能舉其姓氏而不能述其語言矣有明一代三及第會元奇行偉節卓卓有所表見不可磨滅者數人文章超越流俗者又四三人耳甚矣世之以科名重者當觀其深焉余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也

吳蘭雪曰補闕備遺足資聞見入後議論正大有道之言

例言

明舊及見錄例言

是集之錄畧仿述菴王氏湖海詩傳而體式則遵用竹垞

朱氏明詩綜惟王氏於朋友贈答之篇無不備錄而應制聯句次韻題照諸作甄取亦似過多茲因別有聲聞集之輯故所收較王氏爲嚴既限於朋舊則亦不能如朱氏之博稽旁採故所收較朱氏爲略

朋舊中見示佳篇甚夥茲編所載僅及什一吉光片羽以少爲珍若夫全集久已風行海內鴻篇鉅製美不勝收遂獨取其蕭慘曠放諸篇非示別裁姑存梗槩

十年聽雨者謂之朋舊千里論文者亦謂之朋舊如簡齋山舟辛楣禮堂夢樓甌北姬傳諸前輩竹初石桐芷衫退菴蘇亭琴士柳村心盦諸君子始通縑素繼託心知又或因其父兄逮其子弟或因其弟子及其先生若此類者其詩皆擬錄存若曾無聞問雖傑作如林概從割愛

是編義存錄舊非擬選詩其有上薄風騷高陵陶謝者固宜亟爲綜括即體格稍陊篇章稍隘亦未肯盡加淘汰意各有在言豈一端

是集就余目前及見隨時編錄故所收止此凡我朋舊或持節外臺或著書林下郵筒寄示敬待補鈔

朋舊中如吾山梧岡純齋諸君皆有專集而所見特少端崖蘭公茶山芴巖諸君皆有傳作并不得一見屢勤採訪始終闕然爲之扼腕

編次先後有科目者以科目爲序無科目者以出處爲序略分三段落乾隆壬申科已前爲第一段落以余始生之年定之乾隆庚子科已前爲第二段落以余登第之年定之嘉慶己巳科已前爲第三段落以余成書之年定之仕

隱俱收叕存並錄會科後附以鄉科鄉科後附以薦拔諸科豈比登科之錄幾同選佛之塲披覽一過如坐春風如逢舊雨用誌一時之悅樂而已至於發明詩教津逮後人猥用相推則吾豈敢

陳稽亭曰義例謹嚴神情曠逸

孚齋生曰盎然吐握之誠

許愚溪傳

君氏許名在文字開武一字允茲愚溪其自號也由歙遷績溪父太學生諱用光君性穎敏五歲就傅塾師指示字畫聲音故參錯之君牽連成誦不俟句讀年十一讀書五千卷矣作文喜組織古人成語或告之曰食古貴化奚飷

飭爲君乃一變爲清空之文舒卷有奇氣既復愛讀賈生書遂工爲古文辭有人誘爲金葉格戲者頗瀰暱父覺怒嚴治之使自艾而奇疾作君終不欲聞諸父廣覓醫書私自研究閉一室攝精調神輔之以藥疾遂瘳而岐黃之術亦大進年十六入庠文筆矯異不合於有司蕭僇曠放侘傺失意往往託諸詩歌年廿四食餼教授城東出其門者文必異於衆郡守何公試紫陽書院君瘧作稿未完何公拔置第一季弟性豪邁而遠於文墨君憂之偕讀山中誘習騎射入武庠諸女弟誨之內則及名媛詩悉著賢淑稱君於宗族輩行最晚年少者常玩視之君勿與較遇急難仍極力排解族人卒感化焉晚益精醫理爲人治病輒效嘗遇稚子於途張口失聲狀甚苦君告以醋和鹵調羊羹

食之翼日糞下胥炭丸也有老翁溺血久不愈君診脈曰此精縮耳投以季奴數劑而愈君病危人勸之藥則曰有命焉是不可醫也君生平治經易詩皆有著論詩學溫李然不輕作喜讀異書以影質所入購數萬卷藏一小屋中後以不戒於火與詩稿文集無一存者其子會昌每述及此輒心痗君性孝友視科名泊如也洎父歿遂絕意進取以明經老士林至今惜其才謂至性尤不可及云

論曰君之子會昌能文工詩余識之二十年後遇於太學師事余試輒高等居上舍有以知君之善教也顧君以跅弛不羈之才倜儻自喜謂功名可立就乃摧挫於有司數十年人罕知之及會昌舉孝廉述其父之軼事而後隱行積德乃大白於吾黨不然世方以疎狂目之也嗚呼人顧

可無賢子哉

趙味辛曰修潔勁鍊深得龍門三昧

存素堂文續集卷一

存素堂文續集目錄

卷二

序

跋

書

行狀

備綠山房画集記

漱石士編修收藏尺牘卷記

又新堂記

校全唐文記

存素堂文續集卷二 己巳年

法式善著

序

容雅堂詩集序

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學人之詩通訓詁精考據而性情或不傳才人之詩神悟天解清微超曠不可羈紲唐之太白樂天宋之放翁誠齋各得其所近

國朝漁洋尚書以神韻為主悔餘編修以透露為主則又各得才人之一体者也而近世或以其平近少之豈知水性虛而文生竹性虛而節生是有天為不可學而至也麗川中丞在戚黨中表行於予為長乾隆三十四年始晤于

宮學總教周渼一往而深相與論詩蓋無不合未幾先生擢南

宮詹比部出爲方面馴躋通顯而詩大進天下稱爲才人余後先生廿年成進士入詞館中外睽隔不通尺素者且十餘年間有倡和之篇皆藉慶亭大令郵致最後先生出使萬里外所爲詩益工音問益疎比歲始獲盡窺先生之詩無不析之筆亦無不達之情清雋遥深使讀者尋味於意言之表所謂不假人工天趣自足詢乎奄有其勝出閎之作恢怪奇詭汪洋恣肆尤極才人之能事非尋常學人所可企及惜乎先生之遽成古人也先生性疎脫平生著述不自愛惜散失殆盡賴嗣君嚮搜羅于殘賸鈔而存之得如干首以余與先生論詩最早屬序簡端而爲惟論其才之不盡由於學如此

阮芸臺曰詩中境地言之鑿鑿而於天人難易之間未嘗不三致意焉眞知灼見非比泛常應酬

香江詩鈔序

詩者天地之中聲也洛陽東連齊楚西阻函潼南據淮北逾衡漳而居天下之中豪傑挺生多磊落瑰奇其以文章著名如信陽何大復祥符高子業固皆以詩雄于明代至

國朝睢州湯文正公以理學顯而其詩文亦雄直可傳皆得天地之中聲文正後睢州詩家惟蔣氏康常公香江詩鈔二卷清而腴麗以則功業雖未昭著於時而述作恢張要有不可磨滅者在況乎其子若孫皆以翰林起家位躋通顯屢司鄉會試文柄藝林以宗目之咸推美於康常公之學興教能衍其澤于奕禩而勿衰後嗣有能為文正之學者上追大復子業不難矣吾故曰中州之詩天地之中聲也讀斯集者可以興矣

馬秋藥曰簡樸不支蔓

谷西阿詩集序

詩以工勝亦以拙勝以澤勝亦以味勝吾則有取于拙焉味焉非謂工與澤之不可為也天地之大也萬物之紛華靡麗也而方寸之地淡與泊相遭而已任天而動無所執焉澹然而成成之者道也於心以往有所迫焉勉然相就就之者事也道愈變而愈通事屢變而屢敝詩之拙而味者其有道之言乎西阿前輩官詞垣五年乞假歸讀書龍山寺中越十五年再入翰林擢黄門左遷比部構彩雲別墅于城之西南隅頗得地偏心遠之趣偶一援管濡墨意思閒遠不事刻削神理淵永非有道人而能如是乎則其言之拙也宜味也宜昔坡公慕淵明詩終身學之不能及然後知詩之工與澤者非其至者歟

阮芸臺曰以拙勝以味勝得詩中三昧惡漁洋口中不肯如

肯（能）如此了了

王子文秀才詩續集序

二十年前子文訪余于淨業湖上以詩為贄乞余序余以其人未習而性情心術不相知也未能著筆敦索至再因取文簡公論詩大旨勗勉而著于篇二十年來子文數抵京師至則輙詣余所握手不叙寒温即朗誦别後得意詩高下長短兩湖上水殺林間黄葉殺相間余傾耳聽童子則掩口笑子文不問也夫子文以劉寄菴刺史為師以王熙甫侍御為友則其生平不誣可以自信于心者有由来矣閩山川佳勝雖道里遥遠不祺畏曬（精氣獨往性情交會）達磊落若此者凡幾人乎余雖不能而子文晨夕過從此唱彼和知其不肇無塵俗氣能决之于素昔若今不遠千里冒雨至京師求余序其詩余年衰多病子文固老健勝前而已六十外矣白髮相對歲月如流舊約恐渝洮董序之

阮芸臺曰寫其詩之分量與其人之性情不差銖黍筆筆重心長一氣蕭灑神來之作

王賓山吾齋詩鈔序

余識山左詩人李少鶴最早既而識劉松嵐既而識王熙甫既而識王子文之數人者或數日而一見或數月而一見或數年而一見其遭逢會合不同而以詩為性命相砥礪求合於道固無不同也四五年來少鶴死松嵐熙甫又死遠宦子文不能時時至京師是天將孤陋余矣今乃得交賓山豈非厚幸歟余性嗜友朋嘗從事於文學侍從之役者久遂嗜吟詠聞佳山水尤愛慕之顧生平足跡未出里閈所謂友朋吟詠山水者託諸性情而已山左故多詩人賓山承其家學浸淫饜飫于四始六義之旨趣兩

晉六朝三唐之境界心能契之口能言之手能寫之退直之暇庭户前階植花藥梧竹斜廊曲檻位致具有詩意蕭然課子弟讀書古之人孝悌力田天趣多而物累鮮殆其人也吾尤愛其五言律詩能于少鶴松嵐與甫子文之外別出杼軸而清微雄厚幽淡之致不減于諸君蓋心之所從出非襲取諸聲音笑貌矣吾不得以見鶴諸君得見貫山不可以稍慰籍乎貫山旦暮有四方之志奇山異水供其錢刻集益富詩益工余將退老田園把書過日獨孝無友奈之何哉序其詩且自憾詩之不能精進如此既以告松嵐且詒子文

秦小峴曰論一人之詩而及衆人以紀一時之事而及他事是謂筆外有筆

竹屋詩鈔序

秩干之卒章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似言婦人女子之不必
盡以詩見也第周南首列葛覃卷耳篇中黃鳥灌木金罍兕觥
瑣細鋪陳說者謂召南之采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草蟲亦
猶周南之有卷耳也然則婦人女子之宜以詩教天下殆古聖
人所不廢乎徵媛竹屋主人誕生世胄作配天潢幼以文墨為
嬉娛長未廢業寡居後閒閑課子諸侄雜史時時及之題松贈
竹縹素積多心血所濡不忍終棄遂命子姪輩分目鈔存不編
年不分體遵其所遺而已命其族人問序于余余昔充
雅頌集纂之輯之役如蔡夫人蘊真軒詩鈔我母韓太淑人帶
綠草堂詩鈔格律渾成者蓋不數家茲竹屋詩鈔思深旨遠筆
墨幽閒翛然乎塵壒外出之于性情守之以禮義譬如空谷之
蘭自開自謝感時之鳥或泣或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

所不得不止而已矣境界實出於蘊真軒帶綠草堂淺（者彼）孝後生鰓鰓然功工拙于字句間淺之乎論竹屋詩矣余序而傳之蓋有不僅僅其（論）詩者也（在）

秦小峴曰淡遠不著議論愈覺言之有文渲染水墨畫技倆

（胡卭）巢雲館詩稿序

余不識胡君而識為胡君作序詩序之左君左君亟稱胡君不求人知而又何求人序其詩何與蓋不求人知者君之立品求人序其詩者君之好孝也姚編修伯昂左君之婿也時時過余爲論詩一日持胡君巢雲館稿乞余序且述胡君致書欲得余与遂寧張侍御言爲快侍御天才余遠不逮頤私心慶幸天下苟得好孝如胡君數人坐一堂上晨夕切劘相与講求四始六義之旨趣以期合古聖王以詩教天下微意播諸遠邇蔚爲風

俗豈不盛哉今左君老病閒放翛然自樂其天姚子負天下重望擅才藝年力且富方有志于李聞詩其一端耳固陋如余者猶日事諮訪故胡君得于三千里外朝聞一緘暮問一緘商榷病亦律法如獲同堂晤對姚子其為余致語胡君空山岑寂歌嘯徜徉坐老梅花下掬寒泉洗滌秦漢時明月得詩貯奚中暇輒甄綜郵寄長安故人如余及張侍御倚穀唱和姚子檢而錄之勒為一編他日必有舉皮陸故事相擬者惟慨南北隔而出處不同耳然固可相喻于詩之中矣今而後胡君其勿望人之知乎

秦小峴曰寬一步正是緊一步乃知工于為文者全在題外運掉題上盤旋乃能[illegible]臨題之腦

余五六歲時先太淑人教識字每舉古人鄉里官爵表字相問難後漸知著述遂喜輩及細瑣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也又屢司書局河間紀文敏公嘗以順治初年縉紳書付校閱曾為之跋南昌彭文勤公嘗以明代貢舉者俾綜核遂有所述自有制舉以來凡科名掌故之書雖殘紙廢縑無甚關繫余必收之遺聞軼事往往而在李子既方明經秋錦徵君從孫也承其家學博雅好古於百餘年來文獻尤留心諮訪乃有鶴徵錄之刻以余同嗜好千里郵書乞序竊念儀徵阮芸臺巡撫有康熙己未詞科掌錄之輯無錫秦小峴侍郎有己未詞科錄之輯詳備無遺余嘗校而序之此編後出簡核有体要依竹垞鶴書手稾及家乘記載綜括而成之者旁搜遠引稍遜於阮公秦公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獲然井然實與二書相發明蓋阮書以淵博勝

秦書以明晰勝而此書以務簡勝皆足以敷陳
朝廷之盛典矣若杭大宗之詞科掌錄我于自述其事而世或
憾論著之未免為既方出其記誦緒餘為撏撦而綴之不可與
秦錄並重也哉

秦小峴曰識小本領吾輩所當共勗勉者從容敘述老重不
佻無意為文而文自至

張布衣鶴儕詩序

詩之可考而致者格也律也不可考而致者才也單縣張子鶴儕
天畀以奇傑才而又得一時之老師宿儒口講手畫歷有年所
而成其為張子之詩昧子生有異兆七歲病篤先人命為僧習
梵典并試以他書過目輒記憶不忘秀水盛柚堂奇之譔以詩
交遂逃俗考為應京兆不利絕意進取布衣終其身工書善畫

飲不善治生落拓貧且病依其壻以卒而子之文亦近斯圓奇矣夫朱子少智慧而不及讀書能讀書矣而頻于困阨所謂智慧者澌沒殆盡徒留其筆墨于山巔水湄以發洩其慷慨激昂之奇氣於人所不及見不及知之地何其悲也余識山左詩人甚夥乃不識張子張子沒已八年矣而始見其詩見其詩如見張子矣而張子由余序其詩信可傳矣嗚呼亦豈余與朱子所及料也哉

秦小峴曰長言永嘆以蕭疏之筆寫悲壯之音此獨華亭進化白雲行空春風煦物有此夷猶瀟宕

楊琴山為吳子野畫昌溪村景詩序

昌溪村者吳子野駕部舊居也在歙邑迤南得山水清趣子野寓京師久故鄉風景往往縈懷畫師楊山人湛思為圖其八景

許孝廉会昌丹承野鄉人也見之嚴溪作木幽深曠邈宛然若識其處六一題詩紀事吳子更乞余詩既應其請復乞文乃有感焉萬物生天地間焉往而非寄哉画寄也詩歌亦寄也吳子許子楊子生江鄉而居京師寄也居京師而念江鄉画焉詩歌焉寄之寄也余生長于京師似非寄矣而覩楊子之画忽焉與往讀許子之詩又忽焉情來而又不能不有所托於百物四時安平泰樂以長養其身舒暢其心也又豈非寄歟老子曰吾不得知其名強為之名道也楊子不知昌溪而圖昌溪強名之曰昌溪圖道乎吾不知昌溪而詩昌溪強名之曰昌溪詩亦無能道乎

秦小峴曰夭矯盤旋純孝莊列

是程堂詩集序

郭頻伽詩清雄查梅史詩瑰麗琴隖年識於二君將為詩則弗識

文[illegible]二君稱莫逆也嘉慶九年二君自刻詩集琴隝齋率鋟板
既而悔之然世所傳是程堂詩集四卷洋洋洒洒固已凌厲無
前矣六七年來遨遊金陵淮揚兩寓京師與當世賢豪推襟送
抱酬和滋多其間伏居里閈讀書岩寺蕭寥曠放有遺世獨立
之概一切富貴窮利若無足動其心者乃過蜀岡誦參軍賦過
涼館觀海嶽書過南城讀荆公詩有餘慕焉方其水行山處樴
馬船車僕被處潇橋大覺之杏花淨業之荷花退谷之櫻桃時
時繫念若夫衣冠簪紱伺候奔走未嘗汲汲也昔王輞川畫中
有詩人稱爲詩佛琴隝之畫[illegible]中与輞川孰勝詩已寢寢入輞
川堂室由翰林改邑令心有實政及民宜不復措詩爲詩頗裒
其近詩八卷疎淡閒遠之作居多乞余叙而請益焉噫嘻余烏
能益君哉吾友吳玉松侍御詩人也見余過秋館吟卷而曰卷

多名作惟將君押韻雅當用淨真切之意求工人皆弗及斯為極詣陳務亭虞部嘗曰君能詩余之心君能畫余之心乎有別吾將復為於是求畫師為桂門圖二三年明誠始適一日得琴鳴筆曰斯可矣遂乞休請朝衣裳載圖如拱璧出國門叠其詩与畫為世所傾倒愛慕如此吾不知輞川當日有人傾倒愛慕此詩畫能如是否又不知琴鳴之詩畫能令人傾倒愛慕傳于天下後世如輞川否又不知頻伽伯揆見琴鳴今日之詩畫亦如是侍御陳虞部之傾倒愛慕嘆為極詣視如拱璧否第琴鳴年方壯盛彈琴而詣上協時雍於變之麻賡歌而拜為其事當何如也余豈敢僅以詩為期許之也哉

秦小峴曰前路逸宕似永叔入後排奡似退之正不能以唐宋人定其造詣

胡上舍七十壽序

予官祭酒時以文章與海內向孝之士相切劘稱甚盛丹陽郡尤多奇士內行淳茂不僅以華藻相誇耀泾縣吳氏一門為極而予之撰著亦行于其鄉後又有王氏朱氏負笈遊於門則皆泾之鄰邑太平人王君生文苑□甲子捷于鄉朱君生庶揚○戊辰捷于鄉皆績孝勵品惇謹不苟且之士朱君生一日告予曰庶揚不敏弁幼讀書無似深賴舅氏胡同惇以眷以成窃念舅氏性好善嘉建先賢祠宇輸金創書院為[illegible]諸生徒詣膏火恩蹊險道圳之使平繕之使整行道之人咸且撫焉今年九月七十誕辰庶揚受提拔尤篤敢請先生言為獎勸非獨庶揚一人之私且勉為吾邑倡行善也吾未交於胡君交朱生如交胡君也諺云外甥似舅此言當不予欺予惟唐之劉太沖宋之梅圣俞博洽

工詩賴平原歐陽永叔咸稱頌弗衰後世播揚無異詞今胡君
為丹陽產吾不知其于劉太仲梅圣俞何如而古山之旁謙溪
溪之下有隱君子出諸徘徊礌石瀟潭林木蔭翳与古梅花相掩
映人必疑為遊仙矣則吾雖不敢与平原永叔頡頏而快生樞
衣撰杖于其側酌習（意在酬公知）賡詩去賴歐揖讓之風不遠也爰為之序
秦小峴曰全從快看筆又全不從快生設色工于取勢斯
不為題所縛束

跋

閱微草堂收藏諸老尺牘跋

余今年三四月閉户养疴曾裒輯三十年朋舊尺牘荟鈔為書
而又擇其華墨古雅人性風微者數十牘裝為卷以供欣賞存
林郎中以閱微草堂收藏尺牘長卷見示（與余意同）且命之跋嗚乎是真

能不忘其先人者矣文達公讀萬卷書歷官清要五十餘年熟
習古今朝家掌故中外請益問字者日凡有幾計其往來箋素蓋盈
箱累篋矣香林獨取此數公又于數公獨取此三五札則其信
之篤嗜之專而念祖謀愛親重親者於是乎見焉卷中文定
文正文清文勤文端瑤華覃溪耳山諸老余皆藏其手墨惟東
原無之然余初入永樂大典館為提調曾共東原先生校書三閱月論
經說史今觀其遺翰猶想見其為人實足與諸老並重也

陳鍾溪曰篇中以不忘其先人為主之言有体感舊懷人低
細欲絕

書

復汪均之書

均之公子仁兄足下十年前僭題循先圖册久知德門澤長世

多傑士頃接手翰高情雲誼吐屬不凡惟寵譽過當僕不克當
再讀尊著具清遒迴非時流所能企及唐之柳州宋之半山庶幾近
之由此而莊韓公穀不難矣竊嘗思之文之有理猶人之有心
也文之有情韻濃淡猶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有不同
心有不同乎无明人不逮唐宋人漢魏人不逮周秦風氣有升
降人心有升降乎奇傑魁梧之士出不為風氣轉移持此心於
上下古今之際相繼相擊摧折磨鍊而不改而後幾于成
矣又不敢自信偏諸詩書以諸朋友或經數年而有進焉或經
數十年而有進焉非此心為之此理為之也耶足下執摩之材
抱用世之志弟敢以區區文章為足下勖乎而識見不可不真
趨向不可不正富貴可也貧賤可也文章之極則古人之立命
進焉弟願足下詳察之為碩君詩筆雄逸高邁有深造古人處弟

恐非流俗人所易知借採十餘章並大作俱録入拙選中早晚謀付梓也拙文友人（素齋）刻于揚州拙詩（復）甚量刻于杭州俱非弟貲板亦不求寄京（不敢與世人爭名也）弟家僅一見而無存者或于南中覓之愛我者當秘其醜焉諒爲道自重

馬秋藥曰妙論至文入情入理

與南中友人書（王柳村）

寄楼至獲讀函札正欲奉覆鴻起又奉書并雅集來選政精嚴箋翰篤摯信讀書人耽業耳讀且愧弟（僕）奔都衰病以三十餘年未離几案筆墨遂究杳汛滋非敢与古人爭長也年來有刻拙文于揚州拙詩于黃州者弟（僕）其（方）惴惴焉恐中於又爲刻詩于杭州藏其詩（書）于靈隱是（固）皆可感而足下又復選拙詩附諸名公之後不益增弟（僕）之罪（愧）過乎然（已）各書俱止其以版送京弗願廣布

書。慄刻叢

其中如有可存數百年後當有人知之京中竟無副本故每種則又有朋舊及見錄六十四卷纂于十五年以前其体例略仿明詩綜秦小峴為作序序刻而集其書至今年始成而三十年朋舊贈答題咏之作別為敬聞集倣畢氏同人集例也鈔為十二冊尚未分卷又讀書記性最下又有備忘錄一書或抄自秋集或聆諸師友不加議論亦正無事是非駁難使閱者自別白之亦藏拙省力之一法也無力梓行字繁帙富又艱于謄寫無緣質大雅耳詩話雖傳于南中其實尚未刪削蒙諄索遂轉託鮑捉鴻起孝廉手錄數十則求正寄梓倉猝南歸未能祖餞子餘浪遊東越其詩當益進頗思念之須寄敬也順候興安不盡

馬秋藥自敘述明細可備稱掌故

復黃心盦書

心盦仁兄足下三年未通音問雲情高曠山水空濛無從鼓諷昨均之公子寄到楚中尺素殷拳雅注念鄙人甚可謂深且摯矣今詩府見集可有全本否必當從此無斷續有所獲不妨二集三集四五集也鄙著感詩覌之例可循僕今年閉戶養痾兩月偶閱二十年前手定朋舊及見錄秦小峴曾爲作序久刻于小峴山人文集中茲重加校勘益以後來所獲纍纍雜甚刪之釐爲六十四卷應酬之作一首不留倣朱氏詩綜王氏詩傳而略變其例詩有萬首擬刊板于旌德已有成議矣至于題贈之作三十年來斯合詩賦文詞約有八十卷竿牘佳妙者間收一二如均之之寄書可也其中美醜不齊鄙意但須潤色不煩去取存其筆墨如覩其人耳篇什太多恐難于一時刊刻俟諸異日如

均之其人亦重理於數十年之後亦何不可第今年五十七歲未敢言老然衰病日劇得均之輩數人支撑于天地間不才藏拙庸下大可娛樂閑均之詩文當以國士目之聚散何常南北又何常也顧劍峰卻君遠當皆奇才觀其所文可知為道傾慕不一一致札尊選今詩所見集其數賜一全函弟處皆零星不成部之散本切囑切囑特布墜寐不宣

馬秋藥曰言必由中義各有當無理取鬧壯夫不為

答顧劍峰書

差白劍峰秀才足下均之公子處寄來手教殷殷懇懇數百言何其忠且摯也猥蒙以退之子瞻相推而以李翱皇甫湜張耒秦觀自居無乃期許過當而望道若猶未見耶今之公卿昔之士也士而未嘗見好于公卿一旦公卿矣安知士之為可好哉即

曰好之必先知之也必且樂之也不知為士不樂為士者比德之
矣非好之難固知之難樂之難耳士頗冠異之行其氣象必不
偉于眾言論風采往往與流俗人不相合世且疑其迂遠不近
人情者殆此士也亦何讓足下久困于有司而好歐陽詹李觀
馮宿諸李友之文世有昌黎亦第與足下比肩執手焉安能出
一頭地哉況昌黎世又不數數覯乎及耽大愁中所恃乃其所以相
似必至相亂盡人驗天難絕實作詩議能扶經之心余亦鄙都之
非酷嗜仲之有識詩論能闡史之奧余至于與名大亂寧寬小姦
二語穿相之言紀齊孝宋儒知一而不知二者所敢發者也
年科第老鮮見聞女母北方學者貧陋拘墟修君虞譽者
足憑據方欲求一二賢者如足下者相與磨礪淬礪庶几稍有
成就千里神交何幸如之尊詩下筆不落凡窠白晝屢屢造匠

於山谷之李少陵取神合貌逕採入及見録中餘多不倫誅痛鑒察

陳鍾溪曰確解高識運筆正如屋鐵錐永

答汪均之書

善白均之仁兄足下疊示教言深情快論足以增小儒之知解塵土之胸足下以道自任如是交我之契也有日矣弟且服其有勇有識運復他識（假）夫莊騷以前無莊騷班馬以前無班馬韓蘇以前無韓蘇士貴自立耳何必与古為徒哉但須脚踏實地不厭不倦弗求異于人而人自不能同之矣來書所云文貴有真氣及為文之本有二語極文章之能事據此術以往思過半矣單秀才久知其名其作未見足下所識當不誣也心愈選詩勸其鑒別不可太濫（太濫）不惟不能成名且足敗名嚴慎二字選

家要訣叔觀劍峰孝力臻第一流不在苕文西溟以下詩文竟
氣貫注頗具武進黃夏重風骨夏重名珊為另梅村代筆梅村
嘆非及其文稿常州人收循之惜無刻本足不見之吾友李有力
其當為校刊之可以敝[illegible]叔躬菴不難弟老病侵尋冬寒愈劇
日臥牀榻犹幸未遂遠筆墨諸希為道自重餘多不宣
陳鍾溪曰愛才好古一往情深詡之即以翹之身分自見

行狀

洪稚存先生行狀

君姓洪氏初名蓮改名禮吉後又改名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
號北江晚自伊江歸乃號更生居士人皆稱為稚存先生云先世
居歙祖娶于常州乃居常為陽湖人君生四歲伯姊教之識字
五歲能背誦大學中庸六歲而孤母蔣太宜人攜居外家自課

之君訪以繪機聲燈影圖記太宜人嘗舉宜其室家命之屬對君遂對云能以仁義薦太宜人頗奇之十三作詩詩以排奡勝盎少年時即能為盤空硬語焉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與同邑趙懷玉黃景仁為友王江寧大令枚以為逸才朱竹君筠督安徽學賞其文似漢魏與黃景仁俱延入幕中嘗稱二子之才於京朝官謂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君既居學幕交江都汪中餘姚邵晉涵武康高文照高郵王念孫會稽章學誠興化顧九苞歸安吳蘭庭學日進會

朝廷開四庫館命浙江搜采遺書而安徽省設局則君總其事錢侍郎維城彭學使元瑞蔣編修士銓爭稱之乾隆甲午科中江南副榜第一人以君與孫星衍黃景仁趙懷玉楊倫呂星垣徐書受為七子四十六年佐浙江學幕聞蔣太宜人病馳歸抵

常州三十里徒步入城途遇僕以太宜人卒告君方渡橋遂
墮水隨流下數里人救之出久乃蘇歸家水漿不入口五日終
喪不肉食不入內寢自以未及親含斂哀戚終身遇諱日輒減
食謝客中途次不變中式四十五年順天鄉試会試報罷与孫君
星衍遊秦中居畢制府幕為校刻諸古書而日遊秦中名勝詩
文益富庚戌科成進士〇廷試一甲第二名入翰林為編修壬
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奉
命視學貴州翰林未散館而為學使者前韓城王文端近則吳
縣石殿撰韞玉及君三人而已秩滿還
朝入直
尚書房嘉慶三年翰詹廷試
欽命題有征邪教疏君下筆數千言觀者皆動色旋以弟喪歸

里君於兄弟朋友之喪皆力行古道黃君景仁客死秦中君實
經紀之徒步送至家云令
上親政朱文正屢言之其才既入京自以翰林無言事責乃以己意
論時事上王大臣乞轉奏
天子鑒其愚戇僅謫戍伊犁不一年赦歸而賜上王大臣書
天子特置之座側而嘉許焉君感激
聖恩既返里閉杜門著書以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家
得年六十有四娶蔣氏先卒子四長飴孫戊午舉人次符孫盼
孫齮孫女二孫凱曾孫曾孫女一君生平著述極富其刊行者
卷施閣詩文集若干卷附鮚軒詩文若干卷更生齋詩文若干
卷三國疆域志二卷十六國疆域志若干卷乾隆府廳州縣志
五十卷當[illegible]百余方侍班一見即與訂交君子飴孫屬表

次不能為文以余久故知君深乃寓君年譜屬余為行狀以待
他日求當世能文有道之士為銘幽誌之求擇謹狀 鄭
阮芸臺曰不朽之人得不朽之文以傳之愈樸愈精采也
墓表

贈武功將軍雲南通判岸亭陳公墓表

吾二十年前於翁覃溪先生所知陳君廣寧能考金石文字
後于儀徵阮侍郎所知陳君工詩適十年陳君來京師視余借何
氏園館余十日乃閒行蓋陳君以嗣父難蔭議官而擢副將時
也又適年陳君擢提兵來京師以本生父贈武功將軍表墓文
為請今年八月郵銘傳行狀至且徵前諾余何敢辭公姓陳諱
丕修字念祖自號岸亭籍浙江之山陰以曾祖理官廣西遂移
籍為平樂人祖廷綸康熙庚辰科進士官至廣州府知府父斎

家本賢良方正官至廣饒九南道皆能以讀書飾吏治公兄弟
九人公行三少負性過人既長通經史本乾隆二十五年本省
鄉試明年上春官不第遂援豫工例為縣令官孟公以沉博之
姿浸淫于載籍者深承其先世代有名賢樹績于東南公得於
所則效歷數郡邑經畫數十大事民心靡不感動其宰桂陽也
定分撥口糧之例桂陽人至今懷之其調益陽也倡捐廉建城
之議益陽人至今懷之令太和雪楊氏婦之冤署阜陽調蕪湖
減獄囚之死又能振荒修閘禱雨平糶太和阜陽蕪湖人至今
懷之而治和門坆堤一事最為大吏所重顧竟以此得勞疾
公生平不徇利不避害不薄以待人不厚以待己其办賑擾不
實之不可定為盜办鬥死者之不可定為柜捕時人或疑之久
乃見信擢雲南通判未抵任本時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也年若

十有一以子廣寧貴貽武功將軍配凌安人貽封夫人子二長
廣福例授州同知次郎廣寧公仲兄丕傳官臺灣縣丞死林爽
文之難廣得蔭無嗣以廣寧為之子襲雲騎尉游升福建副將
樞兵公少以文字見知于桂林陳文恭公新建裘文達公武進
錢文敏公能詩善書著益善堂詩文集八卷審駁成案二十四
卷歷朝詩選三十卷廣寧將次第開雕以顯公之志先大夫與
公為乾隆庚辰科同年廣寧是以以文屬余余於公為年家子
而余公之治績卓卓可述又知廣寧于卅年之前故不辭而為
文其隧上之碑其家世子姓之詳見墓誌茲不具
阮芸臺曰語簡而意長惻然之光藹然之色不可逼視
誥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前翰林院編修江南道監
察御史謝君墓表

余與長沙謝君同於乾隆四十五年成進士入翰林年齒相若性情契合出入與偕遊讌必共歲月遷易升沉榮瘁遂有不能同者而其用心之所在未嘗不同也君既棄世余猶奄息人間安得無言君氏謝名振定字一齋號薌泉湖南湘鄉人系出會稽從長安遠祖諱惟典始遷楚後乃定居蒙灣祖好澤貢生父再詒乾隆壬午年科舉人君兄弟五人君其季也十歲能屬文弱冠應試補錫心孝士拔為弟子員第一自是君兄弟五人皆在孝丁酉科君與仲兄振倬同舉于鄉庚子君成進士選庶常君父在家病卒君奔喪歸丁未散館授編修戊申副胡文恪公為江南考官得士稱盛當稱孝士為湖南孝使時吳御史雲川諸生佐其幕徵賞君文定為弟子員第一卽吳御史也及戊申君主江南試而御史乃出君門士林稱文章之契合不誣甲寅五月

改監察御史九月巡視江南漕務多善政軍民稱便請建風神廟于江干君渡輒得順風京口人至今有謝公風之稱旋朝巡視東城大學士和珅妾弟與其家人横于市懲之撻其車逾云日有劾其縱放不合者乃罷御史職君固喜讀書至是益肆力於古文間以詩酒自娛樂署所居門額曰心太平書室以見志今

另行平抬

皇帝御臨知君名以主事用僉分禮部甲子科典試陝西亦如試江南時陞本部員外郎俄授戶部坐糧廳刷洗積獘殆盡民懷不藉手胥吏監收天津北倉漕船大徒步往澈其修康家溝壩張灣故道開界渠溫榆河為文以祭自比昌黎放事而工者治遂以積勞致殞以〔嘉慶十五〕某年月日卒年五十七君工古文喜吟詩性嗜山水不畏險阻至必窮其勝在都遊必與余偕時必有詩文以紀癸泰山華山造其巔記文皆侍予世明大齋士李東陽君

也鄉人也余訪得其墓君慨然募而修之病中猶捐貲鑿井灌林木土人咏為蕭泉居古文在歐陽厚孺孫及之間約余仿黃梨洲選明文海例輯
國朝文為一編曰今文存上從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鑑蘇天爵元文類自江南載十數書籠而歸執余手相諉託以其事為不可不慎然終未能助君存業是余生平之一憾也悲夫元配氏周封恭人二子長興曉嘉慶戊辰舉人次興垣監生皆周恭人出女一適李宗茂孫邦劍垣出孫女二曉出君病劇以自著知恥堂詩文若干卷付吳御史雲校定云

秦小峴曰二君文情酋逭具見于尺幅毘陵集中上乘文字

朝議大夫寧夏府知府何君墓表

余吏交何太守二十年矣太守少余十三歲而精力血氣勝余

齊信從官甘肅不知其病忽傳其病且死而凶問至矣嗚呼傷
哉天不可信矣君豈可死之人哉而君竟死哉君之子乞余表
墓經年而不能爲辭乃忍慟書之君諱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先
代由中州遷靈石曾祖諱溥貢生州同妣陳氏祖諱世基附貢
生州同知妣鄭氏父諱思勳乾隆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妣
王氏張氏三代皆以君貴贈封朝議大夫妣皆贈封恭人君昆季
六人君其仲也七歲從太恭人殁哀毀如成人入塾爲耆宿所
器隨檢討公居京師檢討公督課嚴江南名士入京求爲弟子
師者莫不知有何氏書塾君年十五下筆爲文已自不凡王蘭
泉程魚門張瘦銅君父執也折輩行交年二十一歲舉于鄉明
年丁未偕其道沖令改名元烺於戊登進士一時傳爲科名盛事
君以詩負重名既改工部主事習句股精算法日日入署畫一

二老成條友講求切實之學上官賢之君散館仍鍵戶讀書
遵檢討公教也君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壬子甲寅乙卯戊午
四科也得士如王紹蘭丁泰徐果承福王引之鄧植行鄭錫錤
趙秉淳陳樹穀朱彬黃蘊輝陳師俶劉燻楊景仁皆一時之選
余官祭酒録科列前茅者蓋十居八九云嘉慶元年擢本部員
外郎升郎中御史四年冬以大臣密保
召見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九江府知府六年丁父憂十年
服闋授寧夏府知府
召見君奏宿病未瘳願就京職歸奉
溫諭以汝之為人朕所素知寧夏要缺汝好為之如果不勝再
請不遲君遵
諭往君生平勤慎廉潔官部曹課書錢穀叢脞紛錯親為籌畫

及巡漕供帳饋賂裁汰殆盡山東巡撫惠公語人曰何御史少年風骨峻拔如此且考問人品皆不可及方今第一流人也簡特陞之九江關弊素稱难治值湖湘乱民滋擾毗連九江兵差絡繹不辭勞苦而心力困乏大府丐其從寧夏一州九江時乃旬日假銀案發放事滿城兵餉由府庫支領府庫又由藩庫支領君未任事有急需償卿於前太守取兵餉墊之君既任事餉不敷以廉俸委縣令於錢店兌往内微雜以鉛將軍遂入奏奉旨解任聽候查办事白復任又以劉公大懿升臬司姻親例迴避去任而病篤矣君工詩善画豪于酒又好隐憂數年以來時住京師款余時見無日不要無日不詩更無时不酒無事不憂也乃以嘉慶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以病驟亡于寧夏時四十有一耳可傷也已诰封朝議大夫配陳封恭人子二長熙績次猷

紀偵讀書克家女五長適陳映輝次字楊宝元餘幼孫男四福
星福寧熙出（偵）福雲福安耿絕出余与君及吴穀人王惕甫張船
山詩会最久君死余為訂其方雪齋詩集焉

陳鍾溪曰考亭為屏山表墓如此明細摯[illegible]悱惻

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例晋通議大夫
雲南提刑按察司使按察使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孝夫字青上明初自鳳陽遷山西之靜樂遂世為靜
樂人祖之檀官高郵州知州父暐官淮南儀所監掣同知生三
子公其季也性温厚生平無矜言遽色父没時食指繁弗獲與
与兄析居公生長江南不諳西北風土習俗無術治家家益落
嘗援例為部（寺）司務居京師久之不得官歸而鬻其產皆盡又兩

徙其配死徙之戚貧窶之況人有難堪者而公恬然也公事母沈太恭人孝沈太恭人愛長孫鑾宣曰汝種德當在孺子太恭人沒公哀毀不欲自生及鑾宣成進士官刑曹公所以誨之者如其為諸生時鑾宣為監司誡之曰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吾願汝為外吏如為內官時既官臬司則又誡之曰雖不隱其文故麗於羅網不藏其班故陷於穽汝殊中而不能忍吾且悲汝麗焉而陷焉矣公之教子如是人以為吾鄉沈太恭人之意可謂以慈成其孝也靜樂賦重當公鬻田時黠者取其田而遺其賦餘田多沒于水歲入不足充正供而公之入賦如故至稱貸于人以應之是以稱公為長者鑾宣嘗疏公行事示余云人負己債置弗問己負人則罄所有與之質庫帖積如束筍弗校討也公以鑾宣貴累封中憲大夫

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嘉慶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卒時鑾宣方
戍伊犁及蒙恩拜歸十四年秋擇吉葬于邑東凌華岡之東阡
鑾宣與余交三十年在京師時無三五日不過從及既官于外
平格抬

每作書問必述公意訊余今以銘幽之文為請余安敢辭公配
孫淑人繼配喬淑人先公卒子二長鑾宣乾隆庚戌進士歷
官雲南按察使次綸宣監生孫一復觀銘曰
樸木無華其理必堅巉石不文其質必全高山蘊靈必濬於泉
慶雲蔭光必著于天哲人之後必有名賢

秦小峴曰簡古矜重枝辭蔓語芟刈殆盡銘幽之文固宜如
是
吳蘭雪曰文亦具孤潔廉悍之致

記

校永樂大典記

明永樂元年九月詔學士解縉以韵字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為一書越年奏進賜名文獻大成上覽書嫌與未備更命姚廣孝劉季箎及縉監之簡翰林學士王景以下二十五人為正副總裁中外宿學老儒充纂修國[illegible]縣放學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于文淵閣光祿寺給朝暮膳司事凡二千餘人累十年而就是為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餘卷一萬一千九十餘冊貯之文樓嘉靖三十六年三殿災書以救護免敕閣臣徐階纂鈔錄副一本書手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起嘉靖四十一年訖隆慶元年竣事凡歷二十二年南京祭酒陸可教請分頒巡方御史校刊議允未行其說散見於張元忭之館閣漫錄郎瑛之七修類稿宋國楨之湧幢小品姜紹書之韵石齋筆

談阮葵生之茶餘客話惟諸書所載目錄六十卷而宋書稱九十本殆有誤歟今翰林院所貯僅一萬冊相傳為李自成所摧殘缺按冊後署銜則曰重錄摠校官侍郎高拱學士某分校編修某書寫儒士某某為嘉靖本無疑不知原書今歸何所竟無人知之是可怪也此書發凡起例蓋未盡善而宋元以後之書因已搜羅大備世間未見之鴻文秘笈賴此而存惜唐隋以前亡書殘缺ゝ耳然余披檢唐人之文如張燕公陳子昂陸宣公潘顏公權載之獨孤至之韓昌黎柳ゝ州白樂天歐陽修行周劉賓客李義山杜牧之羅昭諫行世本外各有増益者數十篇少者亦六七篇其不習見於世之人蓋往ゝ而有之也當此之時諸欲考宋元兩朝之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焉若徒便其按韻索覽是固當時編纂一隅之見也

阮芸臺曰詳備可當一代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不能如是簡
核小學類有關（文獻與此）考證據

借綠山房畫集記

臨川李郎中鄉甫芸甫昆季奉敕居京師居與長椿寺僧寮相
向寺門外踈槐高榆掩映衢巷乃以借綠名軒余時時詣其所
說詩忘倦今年暑雨稍踰兩三月未及登堂契闊休沐之暇
風日嘉淑折柬招余並約同人工繪事者各出其能以為娛樂使
余為記余有慨焉夫京師五方雜處公卿大夫既各守其官奮
志於功名橫經之士擒枝藝之流亦必有所趨向以自專其業
欲求一日之暇有不可得者矣然吾聞諸苗卿云其為人而多
暇日其出人不遠淮南又曰謂孝不暇者雖孝亦不能孝矣由
是言之不暇者人事之恒暇者人心之靈耳是日也庭除洒掃

肴核修潔，留客歡洽，飲酒賦詩，相期敦古人誠敬之誼，以快足於心，而後托詩纚纚素質之文章。二李君愷切悱惻之意，豈有涯涘乎。時蔡侍郎酒微酣，大叙歌唐風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職思其居。語客肅然起聽。余進而言曰：良士休休，不皆從瞿瞿蹶蹶來乎？願諸君子休休於暫時，時以瞿瞿蹶蹶存之終身哉。侍郎曰：善。余遂書以為記，令其若干人某某期而未至，其若干人某某作記，其法式書也。嘉慶十四年六月初二日

馬秋藥曰：幽懷逸趣，古義今情，然關係處說出，有關係來文之制勝以此。

陳石士編修藏尺牘卷子記

余與姬傳先生交最久，未識面，而得其報書二通，凡五紙，藏諸篋笥。若王惕甫二十年來寄言報書不下百通，且文繁紙長，一時未克

裒輯擇其精者繕為書冊渊如亦三四十牘附錄帙中手墨刻

仍秘惜之余睹石士編修朋舊尺牘第六卷姬傳先生已得二

十餘通而以惕甫渊如各一通附後余訪求見五卷中知先生姬傳

手蹟蓋不少也姬傳生遭嚴熙甫後作為文章得而叔子鈍翁

西溟望溪氣脈相通貫並世中應推此為老為巨擘矣編修受

業先生之門獨傳其秘而墨蹟重為什襲又復摩挲体驗日久

不逾其宜其文筆橫掃一軍也余二十年前曾裝朋舊尺牘兩

巨軸近乃因循莫繼自恨孝荒才退讀書無術而知交零落散

在四方將仿石士之例陸續為之或亦好考博文之一助耳

秦小峴曰淡處著墨遠處傳神

又新堂記

朱子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其義數特詳見於大畜胤征豳風月令

諸綠萼尊者必知所趣向焉然吾見夫世之攀新者若雲若花

是也今日之雲與昨日之雲不同今年之花與昨年之花不同而

右候剡令之行花之放亦亦無窮期豈非又之謂歟山右王生誠慤敬信

尚素氣重然諾老屋三楹葺而新之而曰吾新厥業敢弗新厥

德乎顏其堂曰又新乞余為記既嘉其有合古聖賢立身立家

之旨亦勵事君王生勉乎哉推之劉勰之所謂趣新陶潛之所

謂服新皆此意也君與王得皆放向新之論則不可不熟察而

深思之矣王生勉乎哉

陳鍾溪曰簡促韻長似訓詁又似銘贊半山之峭勁子固之

質直殆兼之矣

校全唐文記

內府全唐文抄本十六函每函十冊約計其文蓋萬又幾千焉

前無序例亦無編纂姓氏首葉鈐梅谷二字私印相傳為海寧陳氏遺書或云玲瓏山館所藏或云傳是樓中物大約抄非一手藏非一家輯而未成僅就人所習見常行採掇為卷唐人各集亦皆錄從近代坊本種尚書官兩淮鹽政時購於揚州而上

貢

秘殿嘉慶十三年十月奉

詔補輯纂校臣獲奔走於其閒爰從諸君子後閱四庫全書若干部天下府廳州縣志書若干部金石碑版文字若干紙而又閱永樂大典二萬卷擇藏八千二百卷道藏四千六百卷然後補入若干嗚呼盛矣夫唐人之文近不能昭著于有唐之時摧殘澌滅越千年而後顯為唐文與唐詩並傳而不能昭著于刻唐詩成之時輾轉流傳越百年而後與焉夫此千年百年者亦

豈人之所能為也哉老子云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斯從也吾蓋三復斯言云

陳碩士曰妙遠在筆墨之外

存素堂文

序

江西糧道前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于公墓誌銘

記

此篇查已剗删抽出 孫學齋書庫記

萬柳堂記

煦齋侍郎藂蘭亭獨孤本記

周貢生詩記

「共廿四篇

行　存素堂文續集卷四　庚午辛未兩年

行　　　　　　　　　　　　法式善著

行○○序

四行○○○武虛谷同年詩集序

吾友武虛谷詩以外無弗能者斯語也虛谷信之天下人皆知之何藉余言哉雖然虛谷之絀于詩也非虛谷絀以詩詩以虛谷絀耳虛谷讀書務為根柢有用之學浮華聲譽屏除殆盡交遊倚重絕去時習獨往來于寬閒寂寞之鄉以自矜其志向出鄰而作吏不肯稍自貶損視人之喜怒為喜怒視人之愛憎為愛憎以厚誣乎生平則其于詩又安能隨波逐流委阿取容詭合俗尚哉又安能託体漢魏六朝三唐而求劃窃字句摹擬聲調如土木之偶麒麟之楦為有識者所誚儒哉今虛谷亡已久中外皆稱為端人正士生平著述漸次刊刻傳布其子孝廉小谷以余與君文字相知求訂其遺詩余惟君之詩清剛峭拔自有成其為君之詩者不可芟汰尤不可潤色失其真君之傳固不在詩況其詩必傳乎吾將以告天下人之不知虛谷詩者

真實模至不稍逾其分量文章恰到好處 含泉當

以下俱式做此

清娛閣詩集序

余與論山郎中交三十年而論山詩凡數變余嘗語論山曰君之詩以緣第前作為佳茲不及也論山駭然曰君言何與吾妹蓮香言脗合因得聞蓮香夫人說詩之旨後論山歿後始與舸山先生通尺素令嗣澂試京兆往來既洽令姪深庚午科發江南解元與兒子桂馨又得稱同年于是盡讀清娛閣吟藁憶前明孫文恪陞繼配楊夫人詩稿附文恪集行世楊修撰用繼修室黃安人長句小詞藝林稱誦王元美云用修有詩答婦又別和三詞皆不及也楊黃兩媛雖為世稱而篇什寥寥長篇鉅製不聞茲清娛閣各體俱臻醇粹七古尤合唐音當與織雲樓婉美餘家多不及獨念論山沒已久詩文皆未刻行兆子遵十六七年前錄科成均文筆已自超卓拔俗聞近日貧且病思之可傷又念論山與余乘騎尋翠微平坡諸勝偶上誦蓮香詩不

下數十聯嘗評書其詩後曰老兄欲退避三舍故王夢樓嘗稱蓮香詩律工細過于其兄今舸齋工詩好遊家有賢子弟兼能慎于決擇斯集之成余固先睹為快且以慰其兄論山于地下云

陳石士曰論述得體徵引恰合甚

自怡軒詩集序

怡雲員外自其少時承袁簡齋先生指授名噪白下後以王葑亭時時寄所作於京師就余商搉其詩一變既而來京師余時與敎人葑亭瘦銅蘭士作詩於城南員外往往搦筆墨從事其詩又一變其後余官祭酒凡試期員外必先衆人至坐古栢下或巡行叢碑側前人舊事有所感觸形諸歌詠越日必乞余評泊其詩又一變嗣登賢書官農曹數往來於南北十數年來余以多病遂不克多見其詩今年員外以疾卒於官其子定求定中奉柩南歸綜員外以疾卒於官匆匆不暇去取爰為述其旨焉簡齋生時東南之士日趨流派員外髫齡出其門簡齋嘗選刻少作員外久漸悔之而剷削用其說及簡齋沒袁氏弟子多背師而醜詆之員外則曰吾幼所授於吾師者如此安敢忘余憶許秋巖濤師之言曰倉山老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此至論也員外誠可以師倉山矣願二公子選其精者而刻之勿以多為也

前國子監祭酒法式善

尊簡齋抑簡齋皆不失分寸和平正當之言 秦小峴

葉編修白鶴山房詩集序

編修葉仁甫先生督閩學歸以所（閩以）刻唐治南五先生遺集相贈五先生者歐陽詹徐寅王棨黃滔韓渥也仁甫先生五經教士閒暇復課以聲韻又念詩莫盛于唐建中貞元文詞蝟興常袞爲福觀察誘進後生推援寒素歐陽詹名譽頓起今先生得士之衆且美亦豈在袞下哉所著白鶴山房詩集四卷丁未至庚申時作梓而行之殆欲樹之嚆矢披覽一過清氣往來深心融結質近今作手于五家中得歐陽之深秀徐之明麗王之工整黃之清淳韓之豐郁譬五聲爲五色爲五味焉多所加弗可也少所闕（損）亦弗可也或曰先生入翰林後賦與詩典重高華不減王水部麟（嶠蔚所坐腹議之作其高下必有能辨之者當塵釋然返即以爲先生）角集宜單行之余曰歐陽四門黃御史未得志所作諸篇與初集序續集余當別有著論何館世愚姪法式善

簡勁然復峭厲　葉琴柯

澹春堂詩集序

二十年前識東鄉吳蘭雪于京師說詩辨談挑無間禮闈報罷樸
被詩龕數月積水潭淨業湖荷花盛開一夕月上蘭雪獨從遊大
雨驟至衣衫沾濕科頭跣足而歸卧余齋極根吟辭不輟家人狂之
於是知其好遊凡有遊詩必工因告余曰吾友徐次山詩且工尤
好遊題曰偕次山至詩工不減蘭雪遊興尤勝劇偶出其師鍾明經
詩集乞余論定之余曰此不可以概言也夫山谷之詩不可以比
宗桑興道園之師詩不可以比山谷子必欲強明經之詩為道園乎
為山谷乎為宗桑乎明經必不肯然宗桑山谷道園之詩又未必

蓋出明經心力之外明經學者也其必於上下數千年前還正變之間慎思明辨不敢於歧逕不誘於僭說成就一家之言宗柴桑可也宗山谷可也宗道園可也吾雖不獲與明經遊交次山如文明經惜於蒯雲歸不得以此語證之

秋山滄遠白雲擁快文章烘托之法如是言暑雲

翠微山房文集序

吾友給諫曹定軒前輩忠篤至誠人也生平奉先宗丞公遺教持家勤敬居官謹慎交友信篤而讀書尤以黜華崇實爲職志雖恪守昌黎東坡爲宗尚而下筆弗規規襲其貌平正說理自有真氣往来也其間吾嘗從給諫游工房天壽湯山諸勝其游上房也過盧溝雨初霽路泥濘夜半同人迷失散逸君坐途次堅俟之大聲疾呼終會合而後往困頓無少怨懟其游天壽湯山也屆期諸君皆以小事弗往君獨早至戒壇山之西南隅祀宗丞公木主春秋佳日必率子孫往祭禮秩然間約余同至觀其孝懿不異庭闈問視年七十外未減孩提也登眺之餘作爲詩文酬唱每附刻于紫雲山房集後刻刻不忘其親有如斯乎所作疏記能持大體老年喜熟讀大易毛詩尚書反復玩究苟有心得必著于篇人始詫爲創解者久耳奉爲定論近日君若告

余曰吾先人藏書汗牛充棟奇文奧句纍纍總總不若孔氏書
近道晚年故有集梓諸編蓋君之文以己之性情通乎人之性
情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余故曰宗韓蘇而不襲其貌者也是為
序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五月同館侍生法式善拜撰
拙而茂簡而文 ~~書集中~~ 朱浛湄

朱閒泉詩集序

余二十前提調史院纂進官書時時詣內閣與總裁籌商體例一日清晨總裁未至偃椿陰下乘凉先是馬秋藥挾書一帙繙閱見余色喜曰適鄉人寄詩至求先生鑒正蓋其外父朱青湖老人詩集也携歸讀且再覺與秋藥體格稍異而其情思意度有出乎張文昌劉隨州上者秋藥促余序之而未及也既而陳雲伯自杭州為余畫詩龕圖且言詩人朱閒泉游戲筆余時不知閒泉為青湖子屠琹塢抵京師艷稱查伯揆詩亟索之琹塢曰亡矣聞朱閒泉手其集奉先生尚未來耶余于是乃知閒泉乃望閒泉越數月閒泉紆道遊太行始至叩余門挈其郡人詩數種相餉遺把臂言笑若平生歡由此或數日而一見或數十日而一見或一年而一見大抵在古寺茂林中者居多見輒賦詩作畫一切塵俗事脩然若忘君心口如一有所鬱積于中不

能含蓄發洩盡致莫辨人之受與不受傾肝胆為計畫百端吻乾唇燥弗顧人多笑其迂君以為知是待朋友朋友必無有負之者余甚服其真摯而孰知天下事有大不然者哉陷于罪罪且未測查梅史三日廢飲食大雨中驅薄笨車遍告京師士大夫遂無不知其寃者事乃白嗚乎梅史詎僅以詩知君者哉梅史詩雄偉君詩恢奇皆一代作手君既飄泊梅史復流落江湖久絕音耗君得蕉園為樓託且得傳君詩吾與蕉園四十年交好知之甚深傷君又羨君也

看似零星瑣屑實係一線穿成一結處尤有…遠致　秦小峴

與清秘續聞序

典試學使同考諸掌故既編為清秘述聞十六卷大興朱文正公
序而行之矣史局纂校之暇復滙近科諸姓名仍前著錄名曰清
秘續聞釐為三卷仰見聖
聖天子命題之正大
簡使之慎重皆有關于
用人行政之實焉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所以興賢論
秀蒸蒸日上攬是編者不益信而足徵於
平易近之自而正大　秦小峴

槐廳續筆序

余前輯槐廳載筆一書特以資藝林之談論而已行世數年茲又續得若干卷猶曩志也徵文考獻當代之典實存焉微惟近日稗乘小說家連篇談諧罕所據依不足取信且其文多不雅馴故是編採諸詩文集者較夥凡紀

恩述事可以傳與諸禊播為嘉話者始筆之書如朱文正紀文達彭文勤諸公詩注往往根据確鑿隨手甄錄彙而存之未克如前書標舉門類者卷帙無多非自亂其例也

要言不煩弗事取華藻　秦小峴

杭郡選举録序

余喜藏郡縣志備檢覽耳然余著述多近代事蹟者
易考辨若漢唐以上則難之吾友蔣東橋先生湛
深经史生平所撰志述其大者多刊刻行世其剩筆零墨
皆足膏馥後学杭郡選舉所作所记卷中詳特奏名称進士于前代太
学選察升補各條款私試公試省試内舍上舍諸規制觀
其所載引明晰若指掌可寶也已
書頁零碎提挈者之冊冊不察非老筆不克
舉王子卿

國朝寓賢錄序

廿年前于書肆購黃氏遺詩一鉅帙，太沖先生所手選錄其
先世十餘家遺集，間有刪潤，覃溪先生見之以為太沖的筆，諸
殊佳，皆朱竹垞檢討明詩綜所未收，在余復校官書明文海亦太沖手
勘本，字畫宛然。茲東橋寓賢錄首載太沖，後七八十家，多採
軼聞逸事，彙成一帙，可以裨益闡見。余前佐碧墨小峴二公纂輯
己未鴻博書，時惜未得寓目也。秋吟太史其寶之。

浙東耆舊首推太沖，提黃氏遺詩作綱，別審題
得勢。王子卿

完顏太淑人七十壽序

完顏太淑人之寡居也堂上有姑時屑疾疾動履弗自由扶植需太淑人者二十餘年子四季婦側室出今官筆帖式孟則侍御君仲叔合皆太守也世遺薄田僅中人產家人食指浩繁矣太淑人善經理量入出日用稍裕擇傅俾諸子讀書值則躬自督誦持針黹辟学相伴以一女子持籌握算毋祁寒暑雨歷百變而不渝如是者幾何年侍御君始登仕籍而太守以次登仕籍家道日隆諸子皆赫然有聲譽於時世皆謂太淑人之教太淑人曰先人之遺德也余何能繼而仲叔君皆出為太守請往侍養太淑人曰食貧吾素甘且不耐風霜車馬勞長安居自慣奚僕僕為侍御躬覩色笑脆美之珍華綺之飾皆絕弗自用胥獻之於堂上親戚族黨莫不羨之以為榮而太淑人持針黹辟学自若也侍御子奎齡合官光祿寺署正署正子英幹年

甫六齡無識字弄文墨太淑人教之嚴小有過失侍御君恒率
子若孫跽而受訓誨侍御君愛彈琴署正君喜畫吾每過其書
堂聽其稚孫誦二南琴聲畫影家庭和樂之象不禁為之神往
今太淑人七十初度侍御承歡者且二十年矣神氣豐腴有過
於少年人或有以積痺而健也疑之余謂壽之理正宜如是莊
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不其然乎太淑人不以文墨為嬌余
敢敢於琴室畫屋間而進此序焉

閒雅之筆沈摯之思　阮芸臺

其骨格得之廬陵臨川　而時有南雷謝山風
味豈近日校　甬東諸文集遂有霧霞之潤耶　朱滄湄

白桃花詩册跋

京師馮益都相國所種芍藥朱竹垞檢討所種藤花至今猶在嘖嘖人口為詩家典故非緫緫有異于芍藥藤花也以相國檢討耳亦非僅有異於相國檢討也以一時所與游者皆賢士大夫耳今芍藥藤花已無存而當日歌詠之什傳播弗衰詩之能感人心固如是之甚乎余友吳子野儀部僑寓京師海岱門外其園擅亭臺花木之勝屋之西北隅有白桃花一樹蓋百餘年物蔭可蔽一二畝約容觴其下可坐十餘席江淮湖海之士見之每詫為奇觀十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數千里其言頗不足信茲桃豈其種與始弗深辨子野風雅好客值春風吹欄細雨下階招用舊歌飲其下相與盛感眺則子野之白桃花又何殊相國之芍藥檢討之藤花也哉今子野彙同人詩泐諸石白桃花傳白桃花之詩與之俱傳後之續春明夢餘錄日

下儒聞者不又有所取資歟

淺深層折愈轉愈靈曲畫師擅此烘托法

晉唐

渲染

馮秋槼

覩生閣花鳥跋

唐高宗命修陶隱居注神農本草經後復詳定增草木禽蟲凡二十卷目錄藥圖圖經合為五十餘卷後代名手任意採擬蟲植之姿幽其來尚元明以來代有其人淑媛中擅此長者如元之管仲姬明之文淑[illegible]不過寄託性情已耳茲覩生閣所著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究然如其由畫其妙幾與宋畫蛺雀扇陳求府體將南唐徐熙所謂折枝不足言矣

典雅妙不容寂　初順國

翰院諸臣恭和詩卷跋

嘉慶九年二月
上幸翰林院
賜讌賦詩更
成七律四章
命王大臣賡和而會其稿
交侍郎英和親書刊石于翰林壁間以永其傳草稿雖諸臣親進
多非的筆中間自書者不過三五家然玉堂
給札金炬聯吟事隔百餘年即為人間不可得之蹟也侍郎
潢裝為卷藏家寶不愧三代翰林家風云
足資掌故
阮芸臺

煦齋宗伯二雅桂花圖跋

芝圃登第乃翁既為詩詞之勉其懷祖（勗）意甚摯也芝圃并合令
堂所作桂花一枝合裝成圖示余余因念去歲兒子馥解時夫
人曾画此見賀煦齋侍郎遂有竇家五樹郗林一枝之跃茲馨
兒馥聯捷春榜併承
選侍東林則是花也夢兆姻緣胥有賴焉余見此故尤樂為之
題識

小中見大須此鄭重之筆　秦小峴

復趙味辛書

陶山附到手書以小兒登第示諭獎飾（及示以數百言見念深矣）謝謝斜川集補遺續

編承校訂付梓甚慰鄙懷不獨足饜當世士大夫之心即叔黨

公（有靈）幼繫改之二老亦必含笑九原矣第前函有未及述者

竊嘗考宋史本傳宋元人銘志紀傳蘇過字叔黨自號斜

川居士無一字屬諸邁也前年在文館校永樂大典

萬卷時殊書大字標題幾千處皆曰蘇邁斜川集不曰蘇過

其曰蘇過者僅二處耳是誤字豈當日繕錄之員如此訛舛

纂輯之臣如此草率上進宸覽毫無鑒察歷數百年而未聞清

議是真有不可解者矣質諸同人殊莫能辨求見博稽載籍

精覈而詳說之則感切不盡餘不宣

陶山寄到一部京師求者甚衆祈印數部來為感

瑣事幽懷閑情遠致寫得蕭慘抑揚 初哨園

題照移
下二格

喬君家傳

喬君諱元賦字相文先世由平陽遷介休西鄉之田邨君生而穎敏言笑不苟年十三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不異所生為諸生有聲庠序間

朝廷方開四庫書館以君充謄錄官甄敘當得兵馬司指揮非其意也歸築廬三楹顏曰學庵羅古今圖書數百卷雜蒔花竹將以山居老已而官募鹺商人皆避去君獨奮曰公務也敢憚勞乎卒就之是時觀察高郵沈公重君文趣應試中副榜沈公歎曰以子文而不得高第命也遂棄去課子弟講學採先儒粹語揭諸楹辟先世故好善君益修其緒建義塾治橋梁夏施藥餌冬施衣鄉里賴之配何宜人克承夫志君卒於嘉慶元年宜人後十三年而卒命其子如宇如齡出千金贍宗黨之無告者予識如宇述君大略俾余傳之如齡亦有父風云

論曰士不克施其用於時退而為善於鄉亦足稱矣吾聞澤潞間山逕多阻仄行旅苦之今則坦平如砥咸頌君之功衆呼為喬公山其利溥哉又聞入君之鄉耳不聞誶聲目不覩鬥狀由喬公之教也烏虖如喬君者雖古之陳仲弓王彥方何多讓焉

不多費筆墨立言居要柳州之抑奥揚明夫何讓焉 言皋雲

誥授奉政大夫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自吾友楊君殁不復有遊觀之樂矣余性疎曠既以不獲歷覽佳山水為憾官閑務簡閒園亭花木之勝輒神往焉楊君半畝園距余居近遂時時蒞其地又得偕菊溪冶亭兩尚書倡酬于梧竹間兩尚書為豎吏遠宦東南君復抱疾遽没獨學之傷于斯為甚君姓楊氏諱澤改諱洒字映千自號月峯山西靈石人曾祖桂枝祖啟輔太學生俊贈如君官曾祖妣閻祖妣許俱贈宜人父士藩候選府同知以次子師濂贈中憲大夫有懿行崇祀忠孝祠妣王贈恭人君其伯子也君性謹愿孝友和睦族黨無閒言乾隆四十六年由貢生援例中書兩充武會試收掌游擢工部屯田員外郎君業豐厚而恬退澹泊如寒素起家不由科目嗜文章藏古鼎彝金石碑刻甚富賓客往來無虛日值絲竹聲四起君右手執筆左手持杯酒勸酬雜遝墨汁污襟袖不

顧也一日余偕其戚友何君道生招冶亭遊其園暑雨歇過庭
院如洗壁上列菊溪新詩余爽興次其韻何君亦繼聲冶亭則
揮毫書諸楹柱酒半君趣余作園記走筆以應翌日同人傳為
佳話至今思之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會也諸子皆岐嶷延名
師課讀悉有法度君天懷浩落宜乎享遐年乃遘疾而竟亡也
悲哉生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卒于嘉慶十年十二月十
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元配何繼配喬陳並封宜人子四長慶春
太學生娶王先君卒次春榮太學生娶闞次春霖太學生娶何
次春華太學生娶張女六長適梁甲芳候選知縣次適何增綬
太學生次適喬知字大理寺評事次適曹汝洵嘉慶庚午舉人
俱先君卒次適何燊緒嘉慶庚午舉人次適曹汝濬太學生以
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余與君交二十年溫溫然恂恂然不
欲以才藻相矜尚及與論當時人物語簡而當君歿既六年諸

子皆能守君遺教讀書應科舉不妄與外人交斯即君厚德之報也已故因春榮之請舉其夙知于君者揭于隧道之阡俾後人有考焉

學昌黎馬少監廬陵張子野兩墓志而得其體 阮芸臺

江安糧道前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于公墓誌銘

公姓于氏諱藴圖字伯麟世稱滄來先生籍隸鑲紅旗漢軍曾大父諱成龍兵部尚書河道總督謚襄勤大父諱永裕世襲輕車都尉兼恭領父宗瑛乾隆甲戌進士江南道監察御史公之生也侍御公夢古衣冠人入謁母夫人遂生公幼聰穎喜讀書[illegible]十三歲入庠二十一歲庚寅中式順天舉人侍御公方改官家無積蓄食指浩繁課生徒藉館穀為事畜資及揀發江南候補知縣也上游多以讀書之士相器重又以貲介于弟恐不諳民間疾苦既委賑揚州嘗步行八九十里縣丞某邀與人偕饔公曰是何時尚忍行樂乎寧常熟歷勘盜案未嘗妄用刑乾隆五十九年知太倉州蝗災議煮粥以賑僧寺為廠男入由左女入由右領賑出則由中人咸得食訖事無擁擠踐踏患全活數万衆建育嬰堂大興朱文正為作記晉江商張茅等十二人誤緝

以為洋匪、公恚其誣、宥死、河督康公茂園薦補徐守、有守潔才
優勤于政事之語、蓋紀實也、公長余三齡、生平愛文墨、深以不
入翰林為憾、應童子試時、余即識公、入官後各有職守、不克時
得親暱、間通尺素而已、去年入都、握手道故、商榷生平著述、頗
引為同調、乃別未幾、而訃問遂至也、傷哉、著有習靜軒詩文全集
二十四卷、吾友王芑孫序之、嘉慶十六年二月二日卒于江安
道署、年六十有二、子男二、定保官某職、卿保官某職、女若干、嫁
某某、孫男若干、孫女若干、某月某日葬于某原、銘曰、
公家祖德、被于江淮、後嗣繼之、澤流湝湝、猗我公、詩情酒懷、官
閣一編、儼坐山齋、視民如子、同根異荄、遺愛在人、受福孔皆、恒
幹易朽、令名不埋、瘞此銘詞、勿洇塵霾
廉訪一生淳德、籍此鎮溶之筆、足以傳矣、不必贅張踏儒為
也　况芸甚

抽出

孫學齋書庫記

余六七歲病幾殆九歲識字讀書善忘遂以誦讀為苦事然性喜蓄書見書寢食可廢性命之外惟書為親族黨知予癖多以舊書歸余迨入翰林司四庫書局奇文秘冊弗忍釋手每假小史鈔之旬日輒過書肆流覽賈人知余嗜書未見之本必留以待歸余而官書難購特藉余鈔之故於余亦不昂其值也官太學前後六七年問字者知余癖多肯為余鈔書積益多檢閱益不便更無所謂讀之一日也留付子孫計又拙矣築書庫五楹貯之寄一時之性情云爾憶余亡友芸圃大令喜藏書官山左時池北庫藏帙蓋得其半

候補京師又得黃崑圃勵衣園兩家書余藏祕本往〻
借鈔癖有甚於余者其子不能善守聞已散落矣今
巡撫山東吉止齋工詩喜藏書聞永樂大典稿本存其
家余與止齋交二十年絕不知其事道路之言如此余將
訪之附記於此

閒傳惜客冬[illegible]窺其
藏也 春仁觀[illegible]兩冊[illegible]

萬柳堂記

元廉希憲別墅爲柳堂時稱廉園在彰義門外豐臺中有清露堂者是也趙松雪許圭塘貢雲林盧疎齋嘗歌詠之地國朝馮益都相國買海岱門東沙河門內地一區其地窪下多水易植柳且慕廉孟子之風故亦名万柳實非希憲舊址陳其年万柳堂徵詩文啓可據近日臧服塘太僕記述亦甚明晰阮芸臺侍郎再入翰林官閒改簡留心京師掌故一日偕朱野雲山人同訪万柳堂遺蹟蓋益都歸里堂歸石氏遂爲拈花寺寺中大悲閣彌勒殿康熙四十一年石氏所建益都還鄉毛大可寄詩已有約伴往遊一望荒涼淒然淚下感而有作之語則其地廢弃久矣芸臺賦詩感舊有今昔之悲約野雲補樹顧吾思之方廉公之治爲堂也不過適一時之興耳而若趙若許若貢若盧亦不過適一時之興豈料後幾百年因其名易其地而更

有兹堂哉方馮公之治為兹堂也不過寄一時之興耳而鴻博
諸君子亦不過寄一時之興豈料後百年因其名考其地而更
欲有兹堂哉是皆非人之所能為矣野雲山人泰州人工詩善
畫為翁覃溪先生識芸臺侍郎又謂其別字與雁公同有可記也
故為之記

帝京景物畧日下舊聞皆不能敘述明切
此文可作志乘讀 阮芸臺

煦齋侍郎摹蘭亭獨孤本記

嘉慶十二年丨侍郎奉

使命駐節于淮揚閶者兩閱月時鐵治亭尚書總制三江談翰墨觀

察分巡蘇松二公丨侍郎鄉會舉主也政事外復續文墨蘭亭

獨孤本實丨侍郎數年來所蓄于心者觀察先以重資購為己

有遊之久而丨侍郎始得見為即為觀察故臨復自臨一通原

帖歸觀察西月遂遭回祿之厄觀察家屬知丨侍郎愛重此

遂以殘字贈丨侍郎補綴成全愈形人工天巧至寶猶在人間

也而丨侍郎之神契松雪翁兩次摹本流傳為世不可少

之物矣

煦齋喜松雪翁書臨摹時遇文此本流傳得此

文後學乃知所考據 蔡生甫

周貢生詩記

績溪周氏一門稱最盛自霽原大令問字於余其子弟多從余遊霽原既沒家漸衰不十年零落殆盡惟卣封進士令泰寧別後亦無音耗可慨也吾友程子素齋周氏婿也自南來謁余曰卣封出都時曾以其亡弟啟元手稿留先生齋求刪定有之乎余曰然啟元才士亦志士工愁善病作文苦思過度坐是傷生余見其下筆數易其稿未嘗不以古人自期期之過甚愜心遂寡故弗終篇輒廢去存者絕少是非亦未當余亦不能為之芟刈也程子曰周氏重先生言請識數語啟元死猶生問世誠弗敢其可存於家乎余因舉生之慎於為文而勉其後裔勿隳先業也可

於無可發揮中寫出如許關繫衆仁人之言藹如　泰小峴